

我的一生

臧唯新著

二〇二二年四月

臧唯新自答

我的一生

前言

平凡，坎坷，幸福。

所谓平凡是我一生中没有对社会，对国家做出什么贡献。

所谓坎坷，是我青壮年时期勤奋教学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，尝尽辛酸。

所谓幸福，是我一生中没有经过大风大浪，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仍坦然度过。

高
生
平
常
的
一
生

在
向
前
行

成
就
社

作者
咸维新



我的父亲 咸茂生
75岁摄于
杭州活佛照相馆



我们兄弟四人
右站者老二咸槐庭
左老三咸槐堂
前坐者右老大咸槐芳
右坐者老四咸槐昌



咸氏故居大门留影
右小儿咸天慧
左阿姨杨关玉



我的五个孩子
左起: 咸保尔 咸天伦 咸天行
女儿咸维民 小儿咸天慧



我和老伴胡静贞
1970年摄于丽水



目 录

1. 宗族家史

咸氏始祖，始祖于殷商时期，有个高辛氏部落，属下有个叫咸丘黑的官员。这就是咸氏最早的始祖，逐渐繁衍到河南山山东及朝鲜一带，但人口不旺，全国以及世界多地姓咸的人很少。

2 家族

相传我祖父是太平军一个小头目的侍卫，后来败退，他叫我祖父背二十斤黄金侍从，那小头目过河，叫我祖父拽着马尾巴，我祖父不幸落水，我祖父咸世良就背着二十斤黄金沿途以黄金与人家换饭吃，经河南、山东等地，转辗来到临安化岑脚，到家时黄金已经全部用完。乃过着农民生活，后娶同村杨氏为妻，生我父亲叔父及三个姑姑。我祖父临终时要等我最小一个孙子，等到家时，我祖父向里床拿糕点给我，结果摸了一盒火柴给我，就去世了。

我父亲是清末秀才，在家和我母亲过着繁忙辛苦的农活，粗茶淡饭、勤俭节约，很少过问闲事，常读古文诗词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。我父亲亲自耕田、父母亲养牛、养猪及鸡鸭的艰苦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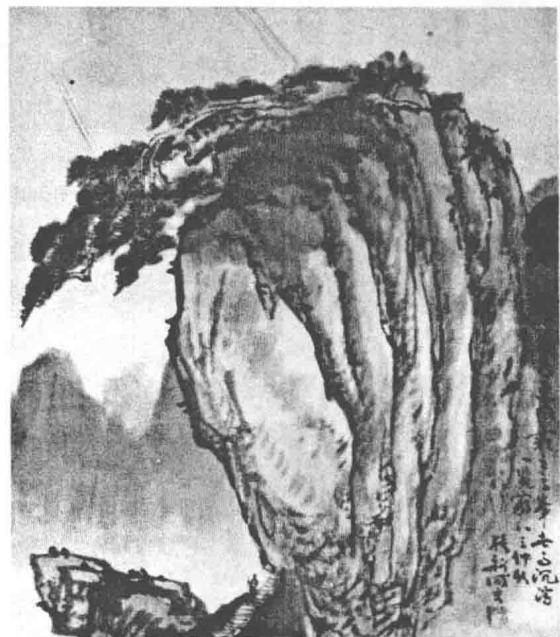
我叔父虽然没有文化，但很会经商，一年四季把茶叶、笋干、丝绸贩运到杭州。生活过的相当富有。我父亲则是厚直、

节俭，我母亲又聪明又能干，有魄力。做事果断，而我大嫂则贤惠孝顺，远近闻名。

我父母生我们兄弟四人，三个妹妹，我父亲常常说化岑脚是穷乡僻壤，你们要到外面谋生，所以不建房屋不置田产，把所有的钱供我们兄妹学习，后来我大哥湘湖师范毕业，二哥作为接班人，只读到小学毕业。在家和父母一同务农，三哥厦门大学毕业，我是中国美院毕业。三哥妹妹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。我们兄弟四人，父亲分别给我们取了槐芳、槐庭、槐堂、槐昌的名字，三个妹妹分别是玉梅、玉贞和玉娥。现在三个兄长都已前后去世，但都活到高龄。现在我正九十高龄，但仍每天写字、画画，有空则看报刊，书法。早晚坚持全身按摩所以没有什么病痛。

3. 小家庭

我和老伴同是严州中学同学，1947年我俩在杭州隆重举行订婚，结婚仪式。请了很多亲朋好友，还请了美院二百多个同学。1948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咸天行。1949年则生了我的女儿咸新民。大儿子很懂经济，在杭州创办了天平审计所，所内有二百多大学以上的职工。生活过的相当富有。女儿读到初中毕



业。因为当时形势影响，没有继续升学。老三咸天伦生在丽水，我把女儿和他一起送到老家请父母、大嫂管教。天伦可能受米積山，化岑脚及老宅影响，所以很有远见和魄力。起初以小本经营工厂，逐渐创办了大厂、分别在临安、宁波等地，当初比较艰难，经过十余年的奋斗，现在已经相当稳定。他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及一个孙女，一个孙子。他天赋特别聪敏，虽然对读书不多，但文化修养仍然相当高，除了办厂，有空则也常作书法和阅读多种书籍，所以有一定文化修养，与人交谈时，简明扼要，流利畅达，往往出口成章。我住这里已经四代同堂，希望活到五代，六代。我的最小两个儿子，没有正当职业，老四咸保尔喜欢自由，清闲，所以每次来我这里都比较沉默寡言，住不了多久，就跑到丽水与青田交界处的一座高山上看看电视种菜及茶树。老五早晚喜欢钓鱼，虽然备有一些玉石，书画，但都没有什么出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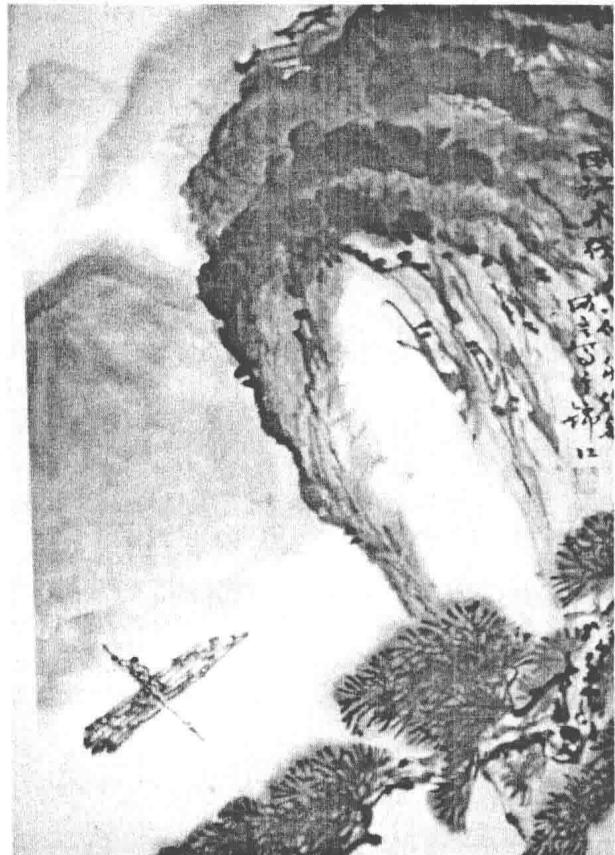
4. 我的工作

我一生主要以教学为主，先前在丽水师范，少师教学美术，语文等课。不管美术，语文都很受学生欢迎。直到退休。九五年回到临安与儿



子咸天伦同住。在丽水度过漫长的教学生活，半个多世纪，在丽水过着教学及打工的生活，但早晚按时按摩及写字、画画和阅读诗词报刊杂志等书。

5. 我的老师



在严州中学，邵罗簾老师她叫我们语文，并吟诵诗词所以我不但学到诗词知识，也学会了吟诵，直到现在我们仍孜孜不倦阅读诗句和吟诵。

6. 我的同学

严州中学同班同学羅玉文，他每月都从台湾香港及杭州等地给我寄来三四千元，有一年我患了疾病，他特地从台湾请来一名医生给我治病，那

医生水平不是很高，但教我按摩全身，一切费用吃住均由我同学负担。他还在杭州为我买了几处房屋，一是比较偏僻、一是太过喧闹，所以我都没有去住。还有小学同学杨薪，他是交通大学毕业，那时我正在患病，他陪伴我去了杭州，我一见到杭州大城市和美丽的西湖，我的病逐渐的好起来。还有美院同学羅崇艺，他也经常陪我到处游玩，还有美院同学冯炎，苏庭栗，周少敏，童效勋也都是经常往来。我回到临安时，已经

搁置了十多年没有写字画画，是童效勋催我继续书画，直到现在我每天坚持写字画画。

7. 我的学生

我的学生很多，比较有名的是绍兴市政协主席载本妥，他邀请我去绍兴开画展，地点在绍兴市博物馆，我特地画了一张蔡元培先生画像带去，博物馆领导也赠送我一本蔡元培先生文集。他陪我参观鲁迅故居并品尝了绍兴特菜。过了没有多久。载本妥不幸因操劳过度而去世。还有绍兴市军区吴剑如夫妇，他们都很热情招待我。还有学生徐顺平，他是温州医学院党委书记，他多次寄信来表彰我语文教的很好，我在画集中照原迹翻印过去。还有青田夏式清、夏兴邦、朱江。他们听说我过九十生日，特地汇来三千五百元作为贺礼。还有学生蓝炳二，他现在是丽水司法局科长，这次也来祝寿，还有学生蓝春能，他是丽水师范学院美术教师，还有学生雷雪芬，他是东阳市人事局长。还有学生蓝金朝。他们都来祝寿，还带了很多书法作品。还有学生孟林。她为我们花了很多钱修缮了我们的老房子。还有学生朱哲民，陈道立等人，在我被划为右派时都站出来抗议，结果被学校开除。



目 录

1. 宗族家史

咸氏始祖，始祖于殷商时期，有个高辛氏部落，属下有个叫咸丘黑的官员。这就是咸氏最早的始祖，逐渐繁衍到河南山山东及朝鲜一带，但人口不旺，全国以及世界多地姓咸的人很少。

2 家族

相传我祖父是太平军一个小头目的侍卫，后来败退，他叫我祖父背二十斤黄金侍从，那小头目过河，叫我祖父拽着马尾巴，我祖父不幸落水，我祖父咸世良就背着二十斤黄金沿途以黄金与人家换饭吃，经河南、山东等地，转辗来到临安化岑脚，到家时黄金已经全部用完。乃过着农民生活，后娶同村杨氏为妻，生我父亲叔父及三个姑姑。我祖父临终时要等我最小一个孙子，等到家时，我祖父向里床拿糕点给我，结果摸了一盒火柴给我，就去世了。

我父亲是清末秀才，在家和我母亲过着繁忙辛苦的农活，粗茶淡饭、勤俭节约，很少过问闲事，常读古文诗词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。我父亲亲自耕田、父母亲养牛、养猪及鸡鸭的艰苦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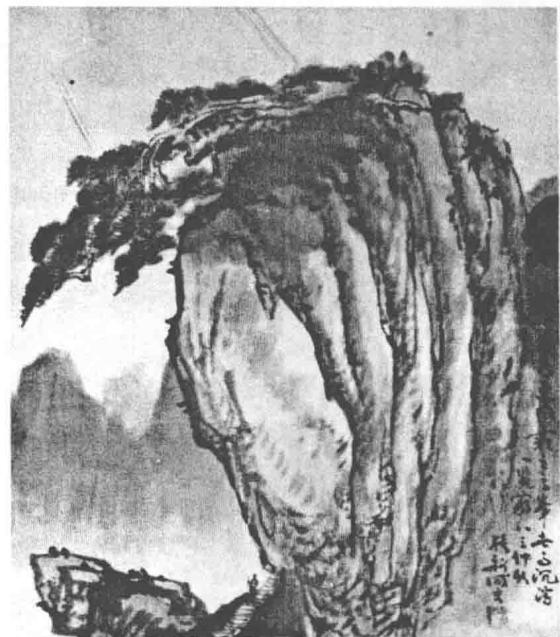
我叔父虽然没有文化，但很会经商，一年四季把茶叶、笋干、丝绸贩运到杭州。生活过的相当富有。我父亲则是厚直、

节俭，我母亲又聪明又能干，有魄力。做事果断，而我大嫂则贤惠孝顺，远近闻名。

我父母生我们兄弟四人，三个妹妹，我父亲常常说化岑脚是穷乡僻壤，你们要到外面谋生，所以不建房屋不置田产，把所有的钱供我们兄妹学习，后来我大哥湘湖师范毕业，二哥作为接班人，只读到小学毕业。在家和父母一同务农，三哥厦门大学毕业，我是中国美院毕业。三哥妹妹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。我们兄弟四人，父亲分别给我们取了槐芳、槐庭、槐堂、槐昌的名字，三个妹妹分别是玉梅、玉贞和玉娥。现在三个兄长都已前后去世，但都活到高龄。现在我正九十高龄，但仍每天写字、画画，有空则看报刊，书法。早晚坚持全身按摩所以没有什么病痛。

3. 小家庭

我和老伴同是严州中学同学，1947年我俩在杭州隆重举行订婚，结婚仪式。请了很多亲朋好友，还请了美院二百多个同学。1948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咸天行。1949年则生了我的女儿咸新民。大儿子很懂经济，在杭州创办了天平审计所，所内有二百多大学以上的职工。生活过的相当富有。女儿读到初中毕



业。因为当时形势影响，没有继续升学。老三咸天伦生在丽水，我把女儿和他一起送到老家请父母、大嫂管教。天伦可能受米積山，化岑脚及老宅影响，所以很有远见和魄力。起初以小本经营工厂，逐渐创办了大厂、分别在临安、宁波等地，当初比较艰难，经过十余年的奋斗，现在已经相当稳定。他有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及一个孙女，一个孙子。他天赋特别聪敏，虽然对读书不多，但文化修养仍然相当高，除了办厂，有空则也常作书法和阅读多种书籍，所以有一定文化修养，与人交谈时，简明扼要，流利畅达，往往出口成章。我住这里已经四代同堂，希望活到五代，六代。我的最小两个儿子，没有正当职业，老四咸保尔喜欢自由，清闲，所以每次来我这里都比较沉默寡言，住不了多久，就跑到丽水与青田交界处的一座高山上看看电视种菜及茶树。老五早晚喜欢钓鱼，虽然备有一些玉石，书画，但都没有什么出路。

4. 我的工作

我一生主要以教学为主，先前在丽水师范，少师教学美术，语文等课。不管美术，语文都很受学生欢迎。直到退休。九五年回到临安与儿



子咸天伦同住。在丽水度过漫长的教学生活，半个多世纪，在丽水过着教学及打工的生活，但早晚按时按摩及写字、画画和阅读诗词报刊杂志等书。

5. 我的老师



在严州中学，邵罗簾老师她叫我们语文，并吟诵诗词所以我不但学到诗词知识，也学会了吟诵，直到现在我们仍孜孜不倦阅读诗句和吟诵。

6. 我的同学

严州中学同班同学羅玉文，他每月都从台湾香港及杭州等地给我寄来三四千元，有一年我患了疾病，他特地从台湾请来一名医生给我治病，那

医生水平不是很高，但教我按摩全身，一切费用吃住均由我同学负担。他还在杭州为我买了几处房屋，一是比较偏僻、一是太过喧闹，所以我都没有去住。还有小学同学杨薪，他是交通大学毕业，那时我正在患病，他陪伴我去了杭州，我一见到杭州大城市和美丽的西湖，我的病逐渐的好起来。还有美院同学羅崇艺，他也经常陪我到处游玩，还有美院同学冯炎，苏庭栗，周少敏，童效勋也都是经常往来。我回到临安时，已经